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忠愍集　御製表忠録序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及於代遠風遥流徽彌茂留連曩跡如遘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人美歎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内無懼心外無慙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

誠有不能自已者也朕萬幾之暇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凛凛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禄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為世昭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殁與龍逄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

為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即謂繼㦤至今存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楊忠愍集　　　　別集類五明

提要

臣等謹按楊忠愍集三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為所搆陷與張經同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謚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

屑屑于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藎一經褒予曠世猶
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
蕭山章鈺所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
卷行狀碑記別為一卷附馬其論馬市劾嚴
嵩二疏史傳限于體裁僅存大略集本乃其
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
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

囑一篇作於臨刑前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尤足見其所養詞雖質樸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樂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恠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葢覃思之極緣心搆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樂廣廣云是想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

疑其偽繼﨣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繫乎其人有不待口舌争者矣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部六

楊忠愍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碑記

楊忠愍集原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縣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為諫大夫進左曹許官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為南部員外進北部劾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劾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

遷兵部武選司遽刻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日食椒山之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扳援二王故所不同者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罹慘較有甚於椒山者予嘗入史館詢椒山傳同館

官曰未闒也曰此一代有數人物當特為起草而俟闒分乎同館官不答既而微聞同館有進劄子者曰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謂夫儒者言事但當以迂全不以激骫東林之爭每始於意氣而終於朋黨此皆嘉隆間戇直諸習有以開之葢暗指椒山言也予曰然則如漢王章者非君子耶曰章不識輕重亢言殺身何有乎君子予不讀胡氏致堂諸史論乎其於兩漢人物率詆之不直一錢是以朱氏傳王荆公為名臣而

稱秦會之太師為致有骨力何則不輕舉也夫以岳忠武之死而猶譏其横刺其直向前厮殺而無所於變也他可知矣予氣塞而罷然而歸檢舊史見趙宋兩朝當君國之慘死事者不下什伯而宋史忠義傳並無一講學之徒厠身其間然後知薄事功并薄氣節皆宋學之陋而非恒情也今予去史館又十餘年矣康熙戊寅同邑章子梅谿有感於椒山之為人取椒山所傳年譜與其生平詩若文合得四卷將刻以示世而屬予為叙予

讀之淚滴滴下一如疇昔讀王章傳時雖不講學不汨其本心而章子以藝林之豪攻經生家年不及賈生獨能奮發忼慨聞椒山之風而興起焉且復輯其遺文惟恐其不傳於後而汲汲示世此非君子所用心乎夫椒山文士其於聖學未知其有當與否然而讀其疏而知君臣焉讀其諭兒文而知父子焉讀張夫人代夫疏而知其夫若婦焉讀王繼津書與弇州王氏所為狀而知朋友之交焉至於兄弟則年譜所記彰彰也近之言學

者動輒薄事功而輕氣節至有訐陽明之學以明得意者夫陽明事功固所宜薄然而氣節者君子之梗概也椒山不幸與王章同兩漢儒術久為宋學所不許而陽明又不幸而龍場以前同於椒山道學既難言而兩人氣節又百不如權相之骨力然而猶尚有讀其書感其為人惟恐其不傳於後而汲汲示世如章子者則是人心之未亡而君子之猶可為也世有見斯集而興者乎其亦以子之讀仲卿傳者讀之可矣康熙戊寅秋八月

蕭山毛奇齡初晴氏題

楊忠愍集卷一

明 楊繼盛 撰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絶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

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茍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賊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讎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

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方外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賊寇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絶苗裔而乃為

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寇素賓服尚不
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
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為
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紓百姓之恨乎此
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
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
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

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裔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賊寇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賊寇殺戮人民之慘姦擄

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隱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外域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曰

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寇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賊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兹醜賊尚不

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賊寇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賊寇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賊寇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

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别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寇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賊寇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

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賊寇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賊寇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内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賊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别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

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賊寇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覊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覊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賊以馬為生彼安肯以

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賊寇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賔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賊

雖狡詐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賊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

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賊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

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寇賊則甚利焉葢數十年來寇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

此事利於寇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賊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賊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

之隆者益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賊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賊寇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賊寇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賊或入

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
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
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
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
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
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
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

欲討之初志念賊寇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鋭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賊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奉聖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内脱一字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著

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
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
臣以清朝政以絶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内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
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
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

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外患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境為急在内之

賊惟嚴嵩為最賊寇者邊境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絶賊寇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擽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兾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

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絶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頼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

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

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絶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

未及謝恩先拜謝嵩嵩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葢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

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躱避嵩亦尋别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恵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恵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葢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葢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

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盖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晁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

樓者世蕃之别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内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

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黄如桂為廣東廵

按朋姦比黨矇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蓄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

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傚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冐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賊寇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賊寇聞知豈敢輕犯京師

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𢈪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詡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

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賊寇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

及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益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

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内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内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

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

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剥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寃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

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毘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

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
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壊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
知者何哉葢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
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
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
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
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

居雖嬉笑欷戲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悦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益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内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

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强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

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厰衞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

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

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

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誇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葢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壊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

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爾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

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

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賊寇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决一死戰雖縶諳達之頸梟濟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賊患何憂其不絶乎内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内賊者則皇上之事臣

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奉聖旨這廝因謫官懐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内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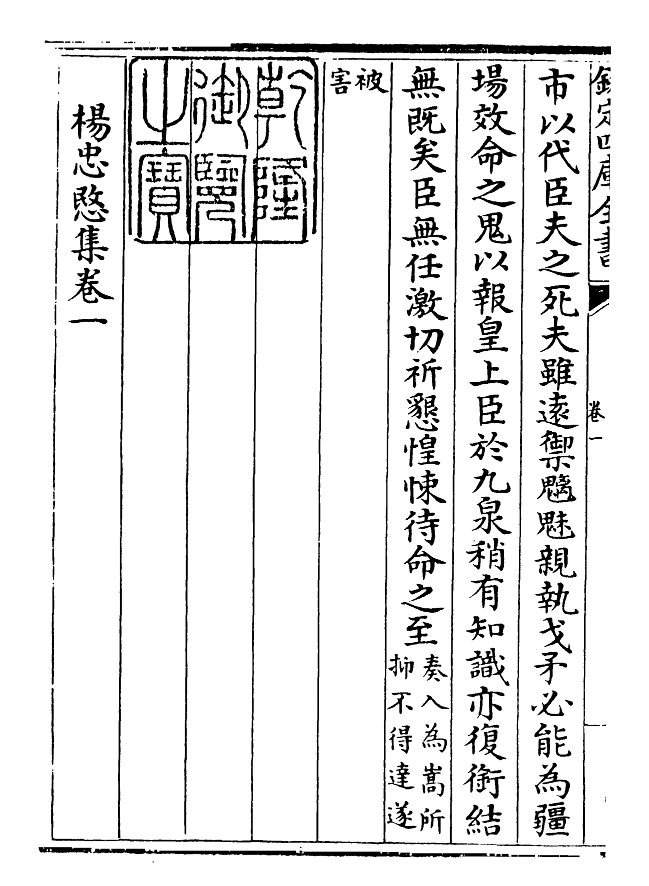
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歴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斤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柙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給
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
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
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
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
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



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奏入為嵩所抑不得達遂被害

楊忠愍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忠愍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楊忠愍集卷二

明 楊繼盛 撰

序

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為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

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葢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為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為已任也越

在内服弼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强藩恬服勍敵懾畏斯固載在史冊貽人耳目天下之所頼以為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變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

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温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蚤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為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為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説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沉潛道真平生事

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為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益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啟斯道之傳於不絶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為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為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

脈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爍然步履强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為天下之壽可也為斯道之壽可也

謂天下斯道之壽即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㳒叨門下既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首稽首忻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文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禀自然固

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為壽則夫篯鏗堀巖翁伯張里哆頤冥蠢懷殘秉賊者麗皓威魋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即絶景呑響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惟夫修諸已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勲業赫耀垂諸後者典謨暐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為真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為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

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為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者為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為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脩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黄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為

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脩短之相絶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袺輿臺之與危軒華衮也已不可同年語况由此而進焉其所為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為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

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即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搬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驪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

金冊三者埀萬年不朽壽即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畧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隳於埀成將來之年俱為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為固知夫子必不爾為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益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

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吕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古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説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脱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

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末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宫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末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末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黄鍾祀天神以㽔賔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黄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宫闈實古

今之絶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録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致觀仰沫出聽之説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黄帝制律吕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吕得先生是

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説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為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嵗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兹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

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已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已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

之處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

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為已之憂其既也以已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煕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于一時義氣

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隳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内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

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

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引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僉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帝曰欽哉惟時宜敘乃功爰進翁階為資政大夫贈先淑人為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

題曰隆恩命戚賛言於末戚於翁為門下士義無容辭
者乃拜手稽首颺言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
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
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為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
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葢人臣非不能報
君之患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
而不忍忘之者葢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
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于

忠孝否耶惟天純佑我國家故賚翁為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為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唯翁之忠在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葢欲其覩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之崇即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

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為忠孝也亦有間矣翁之忠孝出于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耳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為無窮而其忠即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為無窮

而其孝即翁之孝推而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即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已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為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后昆曁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緼絮致滋美勤定省秖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為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掾予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即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即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

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為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于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

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茍在乎君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烜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

其受親之道諒又必有進于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為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為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為臣者以彌縫為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為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巳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

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闗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于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為之引曰為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

身已屬於君其宫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恵之所及則恩同于天葢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茍少思其君之所恵必將以心擴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已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為最切

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畧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禄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為國為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袪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

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畧留於秋官别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說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

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頼此以為之質幹是可茍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垂幰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内能介于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

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為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子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自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子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詰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子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書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葢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衆悅服今本部既束高閣而兄欲强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為拯援小弟之故讎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

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為必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賊或逼圍將何以為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

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益恐一時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内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此者葢一念為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

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為若損友者葢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已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

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益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况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于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鋭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既以言得罪宜絶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

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葢縁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

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塡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艱一郡之

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葢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傭工止可得錢今乃

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葢各鋪户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内自

穫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内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閘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

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寛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

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敝鄉人劉大使便會具小啟想已達左右矣得勅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即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踈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

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為吾兄陳之或
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為禍定
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隂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
言時弊死則為鐵脊之鬼生則為田野之人以圖不朽
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
事尚有可為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
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畧相機審勢與賊決一死戰以
報蒼生殺擄之讎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

說也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見在之職不為出位之思俟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賊寇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即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為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前次亦差缺二字昨過易州登太寧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

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寛假然此根終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真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仙侶而降為衆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其外紈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下之品題不外於前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不具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戚頓首覆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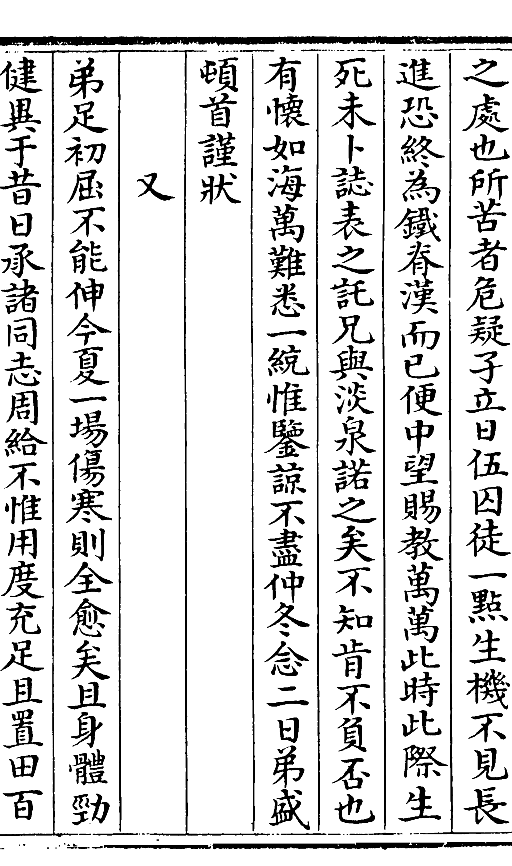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麵椒夜卧熱𤼵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壅塞四肢麻木卧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敕命後即卧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邨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敝縣大尹亦

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為興起弟學綿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為懼也别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啟啟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襃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歳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為見刖敢

不揣僭妄再為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厲也回瞻雅會領教無由仙凡懸隔曷勝仰戀鄉人劉大使便謹此代候匆匆不盡欲言統惟鑒諒新春二十七日生𡻕頓首拜具

又

别時辱教言諄諄切于骨髓弟以愚踈謀為拙謬自貽顛躓負教甚深圜上二年仰托雲庇居食如常身心寧靜患難缺二字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



之處也所苦者危疑子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為鐵脊漢而已便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悉一統惟鑒諒不盡仲冬念二日弟盛頓首謹狀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異于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

餘畝可以供給無窮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田獲收六七十石人以為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内外嚴肅弟可無内顧之憂謹瑣瑣告説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説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

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

自大廓老去後弟缺三字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鄙賤每于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況蒙本院按部鞏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弟以學疎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

尊嚴而事有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忘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日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尚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

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而不移臨洮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前事似為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誤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兹再蒙憲牌提

取不得不直陳其情切惟名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名不往庶人名之役則役名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為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已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名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名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為茍謂職卑賤

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賔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閒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二則曰

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名之也夫既以典史名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誥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為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為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禄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為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

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寧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録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繫獄友生楊繼盛再拜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今補刻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于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

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祕耶而使利
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
不自祕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
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
唯公之行高明卓茂榘矱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
公之學書厨經府鼠獄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唯公

之榮鸞封赫耀鳳誥輝煌彤雲豸護繡服天香唯公之
壽遐踰七衮華胥夢殘雖不憖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
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内人龍唯公之孫瑶
光瑜潤蕙棫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
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功備則淳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
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為公慶一夢不回忽為
公痛存隆其實没曜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
閈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為關情有淚如沱有哀

如傷景行遺範山髙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
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炯炯鑒此愚衷
嗚呼哀哉尚饗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
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
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兹固理之
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耶天

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遽遭其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即已壽之無窮也况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夫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

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耶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戚等里閈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共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蒭奠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摛光戢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衒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籛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其繫圜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為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為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寧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玄廬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

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即為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為極幸而在官鞠躬盡瘁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苦死于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寧不可亦何恨耶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

衰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慟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閒葢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

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為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絶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毁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

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絶其徬徨拯卹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

肺肝相别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
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
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
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
厲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
乃竟奕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
已絶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
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畨適遭

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附

張宜人祭文補刻

維皇明歲次乙卯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大夫椒山楊

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心慷慨壯
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節腦
比心嚴頭捴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愧含笑永
訣渺渺孤䰟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饗

楊忠愍集卷二